



滨州手机客户端

责任编辑：程海莉
电话：3186761



◎舒中

陶的故事

(组诗)

整夜都沉默不语
任凭火车在黑影里颠簸
烦心的事

滑润，细腻，风韵犹存
从水深火热里打捞的外表
藏着创世以来
食色和心忮的对立

小腹，臀部，乳房
敏感的词，关联着你
也关联着文明和羞耻

长吁短叹，车轮闷响
缓慢消融，你莞尔一笑
虚惊，象一层釉子
真实的经历

一颗麦粒置于掌心

从出生到出嫁
再含辛茹苦生养一群孩子
一颗麦粒，怀揣着女人的命运
在掌心里，饱满得百感交集
呼风唤雨，村庄千年的历史
走不出一颗麦粒的谶语
移山倒海，家族六百年命运
交由一颗麦粒主宰

我不敢直视波涛起伏的麦地
多少麦粒啊！虽然她们各有归处
但总有些不法之徒逼良为娼，暴殄天物

一颗麦粒置于掌心，历经劫数
她酝酿着生根，发芽，抽穗
盘踞着掌纹和命运，不敢撒手
一颗麦粒的幸福，温度湿度氧气
都通过血脉源源而来
为一颗麦粒，甚至挤出骨头里
无人知晓的蜜

一颗麦粒盛下爱和生活
也必将收留坟墓和白骨
重回掌心，仿佛初恋
只有泪水，把三生洗得清清楚楚

垂柳

朝着水，愈发柔情蜜意
越活柳丝越顺滑，贴近生活的本意
仿佛打捞水里的情趣
更像掀动平庸生活的涟漪
整棵树都在倾斜，多年后
葬身水底

他体内的火焰永远关闭
一汪水，都为他哭泣

葡萄熟了

蓦然抬头，小小青果
浑圆饱满，成熟的姿色
惹人垂涎，有人说甜
就有狐狸出没心里的酸

仿佛梦境，端详思忖
葡萄是真实的
风晃动我，虚幻不定

阳光和水从头到脚
从身外到体内
抚摸到甜，碰触秋天的一角
不老且鲜

硕果当头，我们找来叶子遮住脸
葡萄汁窖藏成美酒，要费时日
要隐秘和狂欢

子没有离开过土地，靠种地养活一家老小，用生命诠释了农民对土地的理解。

有一天刮大风，树梢“呜呜”地叫。

我问哥：“树会说话吗？”

“傻瓜，会说话还叫哑木头吗？”哥说。

我去问爷爷，他沉思一会儿，说：“树会说话，只是人听不懂。一刮风，天就冷，冻得树在‘冷呀、冷呀’地喊。”

我又问：“树知道疼吗？”

爷爷答道：“当然知道，你用棍子一敲，它就喊‘痛、痛、痛’。”

“树会哭吗？”我追问着。

爷爷想了想说：“你忘了？前两天你揭下块树皮，不一会儿，树就流泪了。”

“那是树汁呀。”我说。

爷爷说：“树汁就是它的泪啊！”

我很佩服爷爷，他那么懂得树，就像知道人一样，他把自己的心和感情都栽进了树里。

冬天，爷爷把小树用草绳缠起来，生怕它们冻坏了。爷爷常说：“人疼树，树疼人，要爱护树，它才能长大。栽棵树不易呀，得花十年功夫。”

爷爷在南园子里不断地种树，最后把自己也栽成了一棵大树。

当树叶茂盛的时候，昆虫就多起来，有绿虫、毛毛虫、豆虫和蚜虫。眼看有些树枝上的叶子都被吃光了。这时候，鸟也多了起来，鸟在树上飞来飞去啄虫。

我喜欢在树下看鸟啄虫，听鸟叫。喜鹊在高枝上“喳喳”地叫，响亮而有节奏。画眉嘴巧，叫出的花样多，婉转三声，富有韵味，像个出色的歌手。燕子呢喃细语，温柔多情，出双入对，像热恋中的情人。麻雀却像个长舌婆，一扎堆，就东家长、西家短的，叽叽喳喳吵个不停，令人心烦……

姐姐在树下教我唱歌，“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我问她：“为什么鸟儿成双对？”

姐说：“你还小，还不懂，以后长大了就懂了。”

“姐，你看那只鸟儿，叫得真好听，好像在唱歌。唱的什么歌？”我问。

“那是画眉，唱的是情歌。”姐姐回答。

“什么是情歌？我怎么听不懂啊。”我追问着。

“你还没长大，当然听不懂……”姐有点不耐烦了，没好气地说。

鸟语真难懂，还得长大了才能听懂，真闷人！后来，我才明白了。有些事该问，有些事不该问，有些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当时我年幼无知，问得人很难回答，真难为姐了。

后来，我教女儿背唐诗：“两

◎庄悦新

南园子



个黄鹌鸣翠柳……”

女儿问我：“为什么不是‘三个黄鹌’呢？”

当时女儿只有六岁，和我当年跟祖学唱歌时一样大，也真把我给问住了。

我经常会树干上抓甲虫、捕蝉、捉蜻蜓，也喜欢捉蚂蚁玩。

有一天，我在柳树根旁发现了个蚂蚁窝，就用小土块把窝口堵上了。树上的蚂蚁下来，找不到窝口，回不了家，急得围着土块团团转。

我觉得很开心，母亲见了，说：“真是作孽啊。蚂蚁迷了路，找不到家，小蚂蚁吃不到妈妈的奶，让妈妈在家多着急呀！”听母亲一说，我信以为真，为迷了路的小蚂蚁担心起来，急忙扒开窝口，在树上找回那些迷了路的小蚂蚁。蚂蚁妈妈早已在窝口接应，见了小蚂蚁，还亲昵了一阵子呢！

母亲从小教我，要爱惜蚂蚁，不要杀生。在她眼里，蚂蚁虽小，也是个生灵，也有生命。人物是一理，都有母爱和亲情。蚂蚁有没有奶，暂且不论，孩子找不到妈，妈见不到孩子得多么着急啊！

母亲对小小的蚂蚁都如此关爱，对人就更没得说了，母亲的话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我幼小的心田。

南园子的昆虫和鸟，也引来了野外的许多动物。尤其到了

夜晚，蛇、刺猬、黄鼠狼、狐狸等也翻过园子墙来园中作客，南园子成了动物们的乐园。

俗话说：“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它们大献殷勤，是盯上了奶奶养的那只大公鸡了。最终还是扒开鸡窝，硬把公鸡拖去吃了。

奶奶望着残留的鸡毛，伤心地落泪。爷爷安慰她：“狐狸、黄鼠狼也得活啊，它们也要打捞食儿吃呀！”说着，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一天，我在园子墙边遇到了条绿花蛇。

母亲说：“别惊动它，蛇胆子小，怕人。若见了人，就会脱层皮。”

我问：“蛇蜕皮时疼吗？”

“当然疼了，但它又换了件新衣裳。”

果然不久，园子墙上树枝上又多了些白色的蛇皮。

我想蛇的衣裳真美，但爱美也必须付出痛苦的代价，就像人整容虽是为为了美，但总要付出痛苦的代价一样了。

记得有一个夜晚，我在南园子里乘凉，依偎在奶奶怀里，听她讲故事。

忽然，听到门口有“咳”、“咳”、“咳”的咳嗽声。我以为来客人了，跑过去一看，没人。一会儿，从柴草堆里跑出只刺猬。

我问哥：“刺猬怎么会像人一样咳嗽？”

“让盐齁的。”哥说。

我问：“哪儿来的盐？”

“偷的。”哥说，“它偷吃了盐，齁出毛病来，活该！”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刺猬叫，也不是吃盐齁的，是哥在哄我。我好偷吃咸菜，他就这么吓唬我。

夏天，姐姐到南园子里“咯儿”“咯儿”地一笑，满地的凤仙花就开了。她摘几片花瓣，在手心里一揉，贴在指甲上，一会儿指甲就被染红了。

姐姐总爱用花来打扮自己。她先用牵牛花，编个花环，戴在我头上，然后摘些凤仙花，把我的指甲都染红了，又掏出胭脂盒，在我的两腮上轻轻一抹，然后用火柴杆蘸上一点胭脂，在我眉头上点上几个红点。最后，她像一位画家欣赏自己的作品一样，仔细端详我的脸，觉得满意了，就点点头。

姐姐抓起我的双手，像打罗筛一样一边前后晃动，一边唱着儿歌：“打罗筛，做买卖，一做做了个花脑袋……”

后来，我把这支儿歌又教给了弟弟妹妹，用凤仙花染红了他们的指甲。

就这样，我们兄弟姐妹用凤仙花染长了手指甲，用胭脂抹大了脸蛋，唱着儿歌，不知不觉步入少年时代……

爷爷坐在马扎上，嘴里“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袋。他把火罐往火

石上“噌、噌”地擦了几下，就把黎明点燃了。

我绕在爷爷膝下，自己掀开衣襟，露出肚皮，让爷爷捏起我的肚皮，“啪、啪”地打了两个响瓜儿。

我偎在爷爷怀里，捋着他的山羊胡子，悄悄地问：“长长长出来了没有？”

“你等着，我去看看。”他笑眯眯地答应着，把烟袋锅往鞋底上轻轻地磕了磕，别在腰里，起身进了屋。

从高处搬下个肚大口小的蜡条篓子，伸进去去扒拉了半天，才抓出了十几个批花生。我两手接住，坐在马扎上吃起来。

爷爷在我身旁收拾着牛套。一会儿，花生吃完了，我又伸出手，问：“还有吗？”

爷爷说：“没了，还没长出来。明早儿你再来吧。”

我信以为真，天天早起，每天能吃到篓子里长出的花生。

我把这个秘密告诉哥哥，哥不信，说：“傻瓜，篓子里怎能长出花生？”

奶奶喜欢带我去西邻二大娘家串门。真奇怪！连奶奶种的南瓜秧也爬过墙头来串门子。

立秋后，南瓜秧疯长，一直爬过西墙，还在二大娘家结了两个胖南瓜娃娃呢！秋后收获了，奶奶把摘下的南瓜送给四邻，大家都夸奶奶种的南瓜又大又甜。

奶奶年年种南瓜，她种的南瓜秧带着一片真情，把乡亲们的心连接在一起。

一夜秋风劲，吹落黄叶满地金。我和弟弟每天到南园子拾树叶，用针和线把叶子穿起来，一串串地挂在屋檐下。树叶上有虫咬的缺口和霜打的痕迹，每片叶子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历。冬天下雪了，我仍然可以到南园子看墙上挂着的那些树叶。母亲要拿去烧掉，我不舍得，直到来年柳树又发了芽，我才拿去让母亲烧火做饭。

爷爷见了很满意，对我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一年才长片树叶，还要经过风吹雨打，蚊叮虫咬，一到秋天就叶落归根了。”

那时候，我还听爷爷说的话，只是见树叶很美，拾树叶好玩，看树叶很开心。无意间，却为后来感悟人生提供了标本。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我感到自己也仅是片小小的树叶。是爷爷那棵柳树上的一片叶子，经历了人世沧桑，叶片上还留下了不少虫咬和霜打的痕迹。

南园子历经百年沧桑，爷爷、奶奶早已过世，父母已搬往城里居住，老屋已易主，圩子墙倒了，最后一棵柳树被伐掉，那些鸟、蚂蚁、蛇、刺猬等都已无影无踪，南园子也不再存在了。而今，我又像童年拾树叶那样，把难忘岁月中的生活碎片一一拾起……

我努力地掰开这些硬木板，在中间钻来钻去戏耍玩闹，并斩断垂悬在被单下的冰柱，拿在手里看着它慢慢融化，小手冻得通红也不觉得冷。

把衣物和被单洗完之后，母亲就开始清扫屋子。她支使着我们兄妹把家里的瓶瓶罐罐全部搬腾出来，用湿布擦拭干净，粮囤也擦得锃亮，之后便拿出大大的“福”字倒贴在粮囤上。母亲用毛巾包头，在竹竿上绑上笤帚，仰起头清扫屋顶、墙边角上的蜘蛛网和尘灰，灰尘挥舞着纷纷飘落，在冬日阳光的照射下形成了一道道飞扬飘动的斜线，在洞开的大门口斜挂着。被烟火熏黑了墙壁在母亲的清扫下开始变白变亮。我们也把搬腾出去的东西全部擦干净摆回原来的地方。看着被清扫一新的屋子，顿时有了一股迎新进家的仪式感。

这时，年画就可以张贴上墙了。

记忆中，我们家还曾经贴过另一种情调的年画。有《拾玉镯》，画中粉面娇羞的美人孙玉娇（当然她的名字是我后来从小姐书和其他故事书中得知的），捡起地上的翡翠玉镯，远处有一个风流倜傥的公子在远远观望。有《弄玉吹箫》，主人公弄玉（秦穆公之女）端坐在金碧辉煌的官殿前吹一支短箫，身后站着一位翩翩少年，身旁几只飞舞的金凤凰环绕；还有《苏小妹三考秦少游》，松前月下站着头戴纱巾官帽的公子秦观，面前有一池塘，池塘中溅起一层涟漪。苏小妹半推房门，向外观望。那时，年少的我自然是理解不了年画中的寓意，家里也没有人告诉我画中的人物故事，我只能带着朦朦胧胧的童心去猜测和想像。这些才子佳人对年画的我并不意味着爱情和浪漫，我



◎青杨梅

年画里的流光



所能想像到的是画中人物给我带来的一顿香甜可口的年夜饭和在新年里穿一件颜色光鲜的新衣服。

不想，他们还真的为我带来了好运气。父亲从县城下班回来时，车把上开始不断有好东西悬挂着，先是几盒点心、几包糖果和花生，再是一些鞭炮和蔬菜，直到父亲车把上悬挂着用油纸包着的血淋淋的一大块猪肉，年也到了。母亲把瘦点的猪肉切成碎块放到盆子里用酱油和调料喂起来，留着过年时包饺子用。剩下的猪皮和过于肥腻的肉就由父亲放到火炉上用铁锅慢慢熬煮，肥肉在铁锅里慢慢融化成白色的油脂，刺啦啦地冒着香喷喷的热气直往我们鼻子里钻，兄妹趴在被窝里眼巴巴地瞅着油锅里咕嘟咕嘟翻滚着的肉皮和肉渣，挥着头张着嘴开心地笑闹等待着，如同叽叽喳喳趴在篱边等待食物的一群雏燕。我偷偷偷了好几次口水，直到看到父亲把肉渣用漏勺捞出来，放到一个盘子里，我再也忍不住了，吭吭唧唧地问：“爸爸，啥时能吃啊？”父亲笑着看着我们伸得长长的小脑袋，用筷子夹起几个肉渣子分别放到我们的心里。睡在最温暖的炕头，感到心是比哥哥姐姐多得两块肉渣。在嘴里慢慢嚼、细细品，嚼了很久也舍不得咽下去。

那味道可真香啊！

几块肉渣下去，我们这才翻身躺下，睁眼闭眼间再次看到年画里的才子佳人，觉得他们越来越灵动和秀气。在美人含情脉脉的注视下，我们睡得香甜。一觉醒来，明晃晃的阳光照在弄玉和苏小妹的粉面上，越来越像桃花一样的美丽和娇艳了。

随着时光流逝，年画丰富着变化着，从木版翻刻到激光彩印，制作越来越精良，设计越来越漂亮，主题越来越丰富，年画所赋予的精神内涵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如今，随着电视电脑和网络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年画已经不再是春节的主打文化符号。即使是农村人对年画的观念也越来越淡薄了。曾经风光无限的年画渐渐成为了历史的印记。

而我，更是把年画作为过去流光的美好载体储存在记忆的方格里，成为对过往青春岁月深切怀念的美丽意象而留心中。

有影视明星系列，刘晓庆、张瑜、陈冲、王馥荔等明星大腕都曾经过年画人物走进千家万户，让无数爱美追星的青少年倾倒迷恋。我也慢慢长大，家里日子已经不再缺少少盐。而更关心的则是明星的服饰和发型，希望有朝一日也能穿上她们那样的衣服，过上《甜蜜的事业》里甜蜜的日子。年画里的明星为年少的我带来了时尚和潮流的追求和向往。

上世纪80年代初，以“铁榔头”郎平为主的女排姑娘们也上过年画，她们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鼓舞着一代青年奋发图强、奉献拼搏。当时的我正处于中学阶段，女排精神内化为无穷的力量鼓舞着我努力学习，在艰苦的求学道路上注入了榜样的力量，提供着强大的精神支撑和依托。后来，单张的年画变成了成套的挂历，把年画的分量增宽加厚。有山水风景系列，祖国的大好河山、山川景色让见识不到外面世界的农村人在年画中畅游山山水水、边疆大漠，激励着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努力走出去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再后来，卫星火箭、铁甲战车和英姿飒爽的钢铁战士也成为年画的内容，激励着农村青年参军入伍、保家卫国。那些年画，起到了很好的爱国敬业、凝心聚力和奋发有为、献身祖国的宣传教育作用。

如今，随着电视电脑和网络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年画已经不再是春节的主打文化符号。即使是农村人对年画的观念也越来越淡薄了。曾经风光无限的年画渐渐成为了历史的印记。

而我，更是把年画作为过去流光的美好载体储存在记忆的方格里，成为对过往青春岁月深切怀念的美丽意象而留心中。